

楚竹书《周易》释“盪”之字申说

侯乃峰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楚竹书《周易》对应今本、帛本“盈”之字,学者们聚讼纷纭,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考释意见。本文认为其中释此字为左从“水”右从“𠂔”的看法应该是可取的。我们对这一考释意见进行了多角度的补充论证,并援引楚简文字所见的“省声”现象,将此字形分析为“从水,盈省声”,即释为“盪”字。

关键词:楚竹书《周易》;𠂔;盪;省声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9)01-0022-05

Re-decipherment of the Character 盪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Manuscript of the *Zhouyi*

HOU Nai-feng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have raised various valuable views but have not yet reached unanimity on the decipherment of a character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manuscript of the *Zhouyi*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racter 盪 in the transmitted version and silk manuscript of the *Zhouy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view that the character is made up of the radical of 水 on the left and 𠂔 on the right is advisable. In the paper we make supplementary arguments on this decipherment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take reference from the special phenomenon of "omitting sound" happened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manuscript, we decipher this character as 盪.

Key words: Chu bamboo slips manuscript of the *Zhouyi*; 𠂔; 盪; omitting sound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有如下一字:

此字见于楚竹书《周易》第九简,即《比》卦初六爻辞“又(有)孚盪缶”。今本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对应之字均作“有孚盈缶”。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将其释作“海”,并解释说:

“海”,《说文·水部》:“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又(有)孚海缶”,以喻著信立诚,若海若缶,能纳来者,皆与相亲而无偏。^①

此字非“海”字甚明。从字形上说,楚系竹简文字中“海”字常见,右边皆从“母(毋)”作,目前尚未见例外。此字写法与“海”字形相比较显然不类,不仅是没有“女”字形中间的两点或一横,而且类似“女”字形的上部还有另外的笔画。再从《周易》经文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内容上说,作卦爻辞者虽不可确

收稿日期:2008-10-16

作者简介:侯乃峰(1979-),男,山东鄒城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子研究所讲师。

①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定为哪一时的哪一个人,但由“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原则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即《周易》经文中所取的卦象明显是内陆生产生活所见到的事物,其中水之至大者为“大川”,似可看为黄河的抽象。此时想是“海”之观念尚不发达,故未能取“海”之象入《易》,所以《周易》经文中不见“海”字。

对于原整理者的释读,有学者从之,但大多数学者不取“海”字说,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考释意见。何琳仪、程燕先生以为此字左从“水”,右从“企”,是一个从“水”,“企”声的形声字,由于支耕阴阳对转(均属舌音),故于今本作“盈”。^① 杨泽生先生以为字当从“水”从“𠂔”。“𠂔”和“曷”分别为疑母月部字和匣母月部字,它们韵部相同,声母相近,所以“𠂔”字有可能是“渴”的异体。“渴”字疑读为“竭”,“竭缶”当是说缶里无水。^② 黄锡全先生认为此字右旁从“昱”,“昱”字从之,字当为“灏”字省作,灏与“盈”读音相近。^③ 季旭升先生以为此字就是“水满”义的“盈”的本字,字从“水”从“𠂔”。“盈”字石鼓文作“𠂔”(《战国文字编》页318)、《睡简·效》21作“𠂔”(《睡虎地秦简文字编》页72)、《银雀山》702作“𠂔”(《银雀山汉简文字编》页178)、《马王堆·老甲》6作“𠂔”(《马王堆简帛文字编》页199)。睡虎地简、银雀山二形“𠂔”上所从,与楚简“𠂔”字右旁所从极为类似。从石鼓文来看,“𠂔”字似应从“人(繁化为‘千’)”从“攴(与‘止’同义)”,会“人至”之义,引申为“至”。楚简本“𠂔”字从“水”从“𠂔”,会水至盈满之义,故为“水盈”之本字(“盈”可视为从皿、𠂔省声;也可视为从皿𠂔会意);“人”形繁化为“𠂔”、“攴(止)”形讹为“女”形,为楚系文字常见的现象。据此,楚简本“𠂔”当释为“水盈”之“盈”,与今本作“盈”同字。^④ 何琳仪、程燕、房振三先生后又放弃何琳仪、程燕先生原来提出的说法,转而认同杨泽生先生对字形的分析,以为此字右旁所从为“𠂔”,“𠂔”相当于字书之“洌”。“洌”,来纽月部;“泄”,心纽月部,二字迭韵。“泄”从“世”得声,“世”,透纽;“盈”,喻纽四等(古归定纽),二字为双声。“泄”训“溢”,“盈”亦训“溢”。简文“𠂔”与“盈”音义均通,故今本作“盈”。^⑤ 李零先生怀疑此字右部声旁为“姓”。^⑥ 陈剑先生兼取何琳仪师原说和季旭升先生之说,也释此字为“𠂔”,但与季旭升先生以此字为会意字不同,他认为此字为形声字,右部所从的“𠂔”就是“企”字的变形,则“盈”当分析为从“皿”从“𠂔(企)声”,是从“器满则盈”角度为“盈”义造的字;“𠂔”当分析为从“水”从“𠂔(企)声”,则是从“水满器则盈”角度为“盈”义造的异体字,并从读音上论证了“企”可以作为“盈”的声符。^⑦

学者们对此字的考释意见分歧很大,说明已经见到的楚简文字中可与之相比照的字很少。但相关的字形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详见下文所述。我们认为上述说法中,季旭升先生对字形的辨析是正确的,并专门讨论了楚简中从“𠂔”之字。^⑧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如果在季旭升先生对字形分析的基础之上,将楚竹书《周易》中的“𠂔”字右部认作是“𠂔”,则下列楚简文字中包含与之相似字形的诸字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望山楚简1·55

望山楚简1·123

望山楚简1·125

郭店楚简《六德》16

- ① 何琳仪、程燕《沪简〈周易〉选释》，简帛研究网，2004-05-16。
- ② 杨泽生《竹书〈周易〉中的两个异文》，简帛研究网，2004-05-29。
- ③ 黄锡全《读上博〈战国楚竹书(三)〉札记数则》，简帛研究网，2004-06-22。
- ④ 季旭升《上博三周易比卦“有孚盈缶”“盈”字考》，简帛研究网，2005-08-15。
- ⑤ 何琳仪、程燕、房振三《沪简〈周易〉选释(修订)》，载《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
- ⑥ 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
- ⑦ 陈剑《上博竹书〈周易〉异文选释(六则)》，载《文史》2006年第4期。
- ⑧ 侯乃峰《说楚简“𠂔”字》，简帛网，2006-11-29。

先说望山楚简中的三个字形。三个字所在的简文分别是 1·55：“袂一牂，句(后)土、司命各一𧇧，大水一环。”1·123：“𧇧𧇧各一𧇧。”1·125：“𧇧𧇧𧇧北宗一环，𧇧𧇧𧇧(原释“速”，此从刘信芳师意见改释)一𧇧。社口𧇧(其)古𧇧。”三个字皆是作为祭祷时所用的牺牲之名，显然为同一个字。原考释者疑此三字是从“羊”，“𧇧”声之字，“𧇧”、“𧇧”古音相近，此字或即“𧇧”之异体。^①孔仲温先生以为三字右部所从字形为“每”，“古”与“每”在简文中为鱼之合韵通转，从而释其为“𧇧(𧇧)”字。^②刘信芳师据辞例比勘，亦以为其字应是“𧇧”之异体。因为包山楚简所记祀神之牲有“𧇧”无“𧇧”，而望山楚简有“𧇧”无“𧇧”。如包山 202：“猗𧇧于宫地宝(主)一𧇧。”214：“赛𧇧宫疾(后)土一𧇧。”237：“𧇧𧇧楚先老僮、祝融、媯𧇧各两𧇧。”文例可对照。^③同样地，新蔡楚简中的三个字所在简文的辞例与望山楚简一致，字形也相似，显然也是同一个字。新蔡楚简的原考释者将它们隶定为“𧇧”，读为“𧇧”。^④这与望山楚简原考释者在字形上的看法相同，都以为字是从“羊”从“𧇧”作。而上引杨泽生先生的意见也认为楚竹书《周易》中的“𧇧”字右部所从为“𧇧”，这说明二者在形体上的确有相似之处。但仔细辨别，“𧇧”字右部所从与楚简中大量出现的“𧇧”字形区别还是很大的，上面提到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并专门讨论过这一点，可以参看。如果我们在季旭升先生对字形分析的基础上将楚竹书《周易》中的“𧇧”字右部认作是“𧇧”，并参考杨泽生先生的意见认为“𧇧”字右部与望山、新蔡楚简中的上述六个字形右部所从为同一个字的话，那么望山、新蔡楚简中的字就可以隶定成“𧇧”。根据文字学的一般规律，此字应该是从“羊”，“𧇧”声之字。《说文》：“𧇧，秦以市买多得为𧇧，从乃从文，益至也。《诗》曰：我𧇧酌彼金罍。”《说文》中所引的诗句，今传本《诗·周南·卷耳》作“我姑酌彼金罍”。又《玉篇·文部》：“𧇧，公覩、公乎二切。且也。《说文》曰：秦以市买多得为𧇧。《论语》曰：求善价而𧇧诸。今作沽。”^⑤传世典籍中“𧇧”与“姑”、“沽”互为异文，又“𧇧”与“古”上古音同在见纽鱼部，二者毫无疑问可以相互通假。如此一来，上述认为望山楚简中的字是“𧇧(𧇧)”之异体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在构形上也是有理可循的。传世典籍中的“𧇧”、包山楚简中出现的“𧇧”与望山、新蔡楚简中出现的“𧇧”应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只不过置换了声符而已。这种置换声符的现象在文字学上很常见，如“麋”又作“麋”，“麋”又作“麋”，“鯨”又作“鯨”等等。^⑥《说文》有“𧇧”无“𧇧”。“𧇧”字见于《干禄字书·上声》：“𧇧，同𧇧。”《广韵·姥韵》以“𧇧”为“𧇧”之俗体。《说文》：“𧇧，夏羊，牡曰𧇧。从羊，𧇧声。”新蔡楚简中不见“𧇧”字，益可说明将三个字释为“𧇧(𧇧、𧇧)”指“牡羊”是有道理的。新蔡简文中有“𧇧”字，“古”与“𧇧”字形同时出现，当是以“𧇧”专指“牝羊”，以“𧇧”专指“牡豕”，而“𧇧”则专指“牡羊”。

再来看郭店楚简《六德》第 16 号简中的两个字。二字所在的简文作：“古(故)曰：句(苟)凄(济)夫人之善也，劳其~~之力弗敢惮也，危其死弗敢受也，谓之[臣]，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两个字原考释者存原篆而未释。^⑦其中第一个字右部所从显然与望山、新蔡楚简中的字右部所从为同一个字形。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64 页。

② 孔仲温《望山卜筮祭祷简“𧇧”“𧇧”二字考释》，载《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1997 年，第 827 页。

③ 刘信芳师《望山楚简校读记》，载《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5 页。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188、193、203 页。

⑤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 年，第 862、865 页。




⑥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3、1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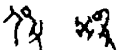
⑦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87 页。


有学者将此二字读为“藏(臧)腑”^①,不可信;赵平安先生读为“股肱”^②,是也。

现在既然认出望山楚简的“𠄎(殺)”字,则其中的第一个字形就可以隶定为“𠄎”,分析为从“𠄎”,“𠄎”声。由上述“𠄎、𠄎、殺”各字同音,又《续一切经音义》以“股”、“殺”为异文,《说文》“股”字下段注曰“股、殺字古音在五部(即鱼部),见于《诗》者如此”,则“𠄎”字毫无疑问可以读为“股”。第二字苏建洲先生释为“肱”,读为“肱”^③,其说当可信。而且,辞例“股肱之力”验之于典籍更是若合符节。如《左传·僖公九年》记载晋国荀息与晋献公的对话:“(荀息)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又如《国语·齐语》:“有拳勇股肱之力。”《墨子·非命下》:“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商君书·赏刑》:“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晋书·王浚传》:“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三国志》和《晋书》中“股肱之力”也是为臣之语,很可能根源于《左传》。可见古籍中讨论为臣之道常用“股肱之力”这种说法,与郭店楚简《六德》简文所论的“臣德”正相符合。同时,郭店楚简“𠄎(股)”字的释读反过来也证明望山、新蔡楚简中“𠄎”字的释读是可信的。

以上是我们对楚简中诸从“𠄎”之字的一些看法。


赵平安先生在上述说法的基础上,从西周金文和商代甲骨文中找到了“𠄎”的形义来源,认为甲骨文中的、与金文师询簋的,都应释为“𠄎”。所谓“𠄎”其实就是“股”的本字,是在侧面人形的股所在的部位划个圈,表示股是腿上的某一段。“股”本为指事字,后来字形演变,表意图不明显,便在旁边加形符月(肉),再后来就用形声字来取代它。^④赵平安先生认为“𠄎”字形是从甲骨文“股”字初文变化而来的说法是可信的。但宋华强先生以为赵平安先生以从“𠄎”为改换声旁的说法不正确。宋华强先生认为“股”、“殺”都是见母鱼部字,“𠄎”是禅母侯部字,声韵皆有一定距离,“股”、“殺”所从“𠄎”旁应该都是由楚简“𠄎”旁那种形体讹变而成的。^⑤宋华强先生此说可从。古文字中所从的“𠄎”字形确实有与上述“𠄎”字形相混的可能,下列诸从“𠄎”之字形可以为证。


甲骨文“股”、“殺”^⑥


金文“𠄎”、“段”、“段”^⑦

上面几个字形中,金文“段”所从的“𠄎”形上部写得极像侧面人形,与楚简中的“𠄎”形尤有讹混的可能。宋华强先生将“股”、“殺”的声符“𠄎”视作“𠄎”(古音在见母鱼部)字形的讹变,就彻底解决了《说文》中“股”、“殺”的声符“𠄎”古音在禅母侯部与“股”、“殺”古音在见母鱼部不相符合的矛盾。

对于楚竹书《周易》中“𠄎”字形的分析,我们虽然同意季旭升先生隶定为“溷”的观点,但与季旭升先生分析为从“水”从“𠄎”的会意字和陈剑先生分析为从“水”从“𠄎(企)声”的形声字都不同,我们认为此字应当分析为“从水,盈省声”,即释为“溷”字。

楚简文字中常见“省声”现象。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甲篇)》第8简“则失

①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② 赵平安《关于𠄎的形义来源》,简帛网,2007-01-23。

③ 苏建洲《释楚竹书几个从“尤”的字形》,简帛网,2008-01-01。

④ 赵平安《关于𠄎的形义来源》,简帛网,2007-01-23。

⑤ 宋华强《新蔡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22页。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4页。

⑦ 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6、207页。

众”的“𩇛”字，黄锡全先生释为“𩇛”，读为“鹵”。^① 陈剑先生同意黄锡全先生对字形的分析，但认为简文“𩇛”字与字书中的“𩇛”字无关，两字仅是同形字的关系，简文“𩇛”字其实应是“盐”字异体，读为“严”，并引《论语》两次出现的“宽则得众”（《阳货》、《尧曰》）为证，以为其正跟简文“严则失众”之语相反相成。对于简文“𩇛”字形与战国文字中标准的“盐”字形的关系，陈剑先生用战国文字中多见“省略偏旁”的现象来解释。^② 在得见可以与此句对读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季庚（康）子问于孔子》第10简“𩇛（𩇛）”字后，陈剑先生又在此文“补记”部分指出：将《从政》的“𩇛”字跟“𩇛”字结合起来考虑，如它们释读为“盐（严）”符合事实，则“𩇛”字似可分析为从“宀”从“𩇛（盐）”或“𩇛（盐）”省声。^③ 陈剑先生对此字的释读意见是完全可信的。古文字中出现的其它“盐”字形如下：



无盐戈 包山楚简 147 上博(二)《容成氏》3 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5^④

综观这些“盐”字可知，古文字中上从“鹵”下从“皿”的“𩇛（盐）”字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写法，繁体或加“水”。^⑤ 何琳仪老师以“𩇛”为“盐”之初文，疑“𩇛”为“𩇛”之省文，并引《集韵》“𩇛，盐或省”与《广韵》“𩇛，同盐”为说。^⑥ 而楚简文字中以“𩇛”作“盐”仅此一见。因此，《从政》中的“𩇛”字形应当分析为“从水，𩇛（盐）省声”即释为“𩇛（𩇛）”字为确。

同样道理，楚竹书《周易》简14的“𩇛”字，今本作“盍”，帛本作“甲”。陈斯鹏先生释为“𩇛”，疑即“𩇛”字异体，二字均从“去”（叶部字）得声。^⑦ 何琳仪老师直接隶定为“𩇛”，以为与“甲”、“盍”韵母同属叶部。^⑧ 古文字中象器皿上有盖子的“去”字，即“盍”字所从的“盍”字上部的“去”，与古音在鱼部意为离去的“去”其实是来源不同的两个字。^⑨ 曾宪通先生以为此类“去”字其实就是“盍”的初文，形声字中古音不属于“鱼”部者，大多属于“叶”部字，这些字都应当是从“盍”字的初文“去”得声的。如果要勉强用“省声”的办法来分析的话，则宁可采用“盍省声”更为合理。^⑩ 由曾宪通先生此说，楚竹书《周易》简14“𩇛”字也当分析为“从欠，盍省声”，即释为“𩇛”字为是。

准此两例，楚竹书《周易》中的“𩇛”字分析为“从水，盈省声”即释为“𩇛”字就顺理成章了。而且，“𩇛”之于“𩇛”所从之“盈”与“𩇛”之于“𩇛（𩇛）”所从之“𩇛（盐）”恰好构成平行对应的关系。同时，上举这四个楚简文字“省声”之例都是省略声符中的“皿”字形，益可说明这种现象在楚简文字中绝非偶然，而是有其规律可循的。

责任编辑：刘保贞

① 黄锡全《读上博楚简(二)札记》(壹),简帛研究网,2003-02-25.

② 陈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研究(三题)》,载《第三届国际简帛研讨会论文集》,Mount Holyoke College, U. S. A., 2004.

③ 陈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研究(三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08-02-28.

④ 季旭升《上博五当议》(上),简帛网,2006-02-18.

⑤ 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盐字及相关问题研究》,载《考古》2004年第8期.

⑥ 何琳仪师《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57页.

⑦ 陈斯鹏《楚简〈周易〉初读记》,孔子2000网,2004-04-25.

⑧ 何琳仪师《楚竹书〈周易〉校记》(上),载《安大史学》第二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⑨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

⑩ 曾宪通《去盍考辨》,载《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93页.